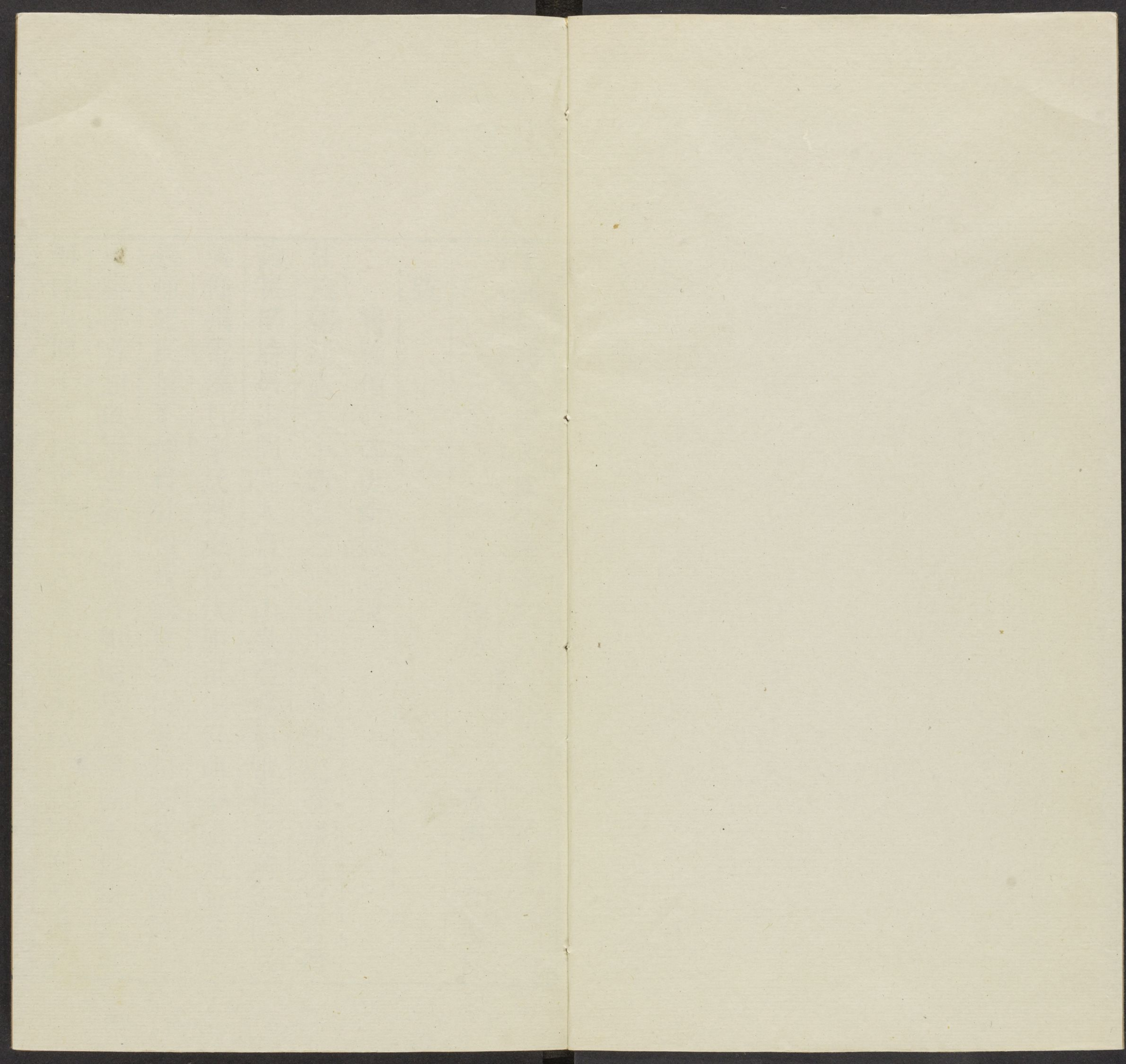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V 22 1932

~~5421/83~~

T 5403 / 83





太師誠意伯劉文成公集卷之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孤嶼元奇重梓

喬孫

孤嶼元奇重梓

跋

書蘓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
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
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御寬
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
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條而得扶搖也
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

隙不得而更焉因退自大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爲哉
於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旣又聞諸人曰非朝廷意
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蘓公
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
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
所擿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冤民耶無
蘓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
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疆
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
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
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
輿圖廣矣不皆得蘓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
矣然後怨憤之氣拘而爲鬪殺激而爲盜賊鬱而爲災沴上
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蘓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
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是編其笑
適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
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憐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
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

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
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沒矣哀痛之情未置
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
焉則群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楚而望救者故
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
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
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
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搏
擊蜚走以食口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
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
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母吾
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
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
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群起而攻之矣
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
所爲响响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
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恒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
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辜也昭昭矣
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
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於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下之格言也人以此而服膺焉聖賢之爲道不外是矣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不掩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吾未易擇也恭與諂相隣訐與直相似小諛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分焉可不慎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爲之者楊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用取其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爲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心未嘗不自謂己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爲善之名豈易當哉且題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淬厲以成其德非衙外以爲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楣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志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歌以爲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之人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于庭而睿聖之名垂于後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則求者爲徒求言者爲妄言矣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誠意集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爲醫且美其不屑爲吏予獨謂此無
足怪者虎豹鷹鷂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
而不折見生蟲而不踐其嗜好不同出於天性易之則兩死
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爲二道活人以為功者
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己而無恤乎人者吏
之道也其心忍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爲醫者業
必喪以醫之心爲吏者身必窮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爲
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爲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爲醫則
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
匠之末

書爲善堂卷後

大梁武子宣之父明德君名其居之堂曰爲善君卒子宣奉
其母夫人之命祠君子堂而服膺爲善之訓乃作法海蘭若
于建業城南又奉母航海至於普陀洛伽之山以求所謂大
士真儀者將以廣爲善之路也故翰林學士虞公爲之記文
獻之士爲之言者不少而子宣之求言於四方未已也吾固
有以知其心矣夫人志于道而未獲所向故願就有道而正
焉是其好學篤行之誠積于中而見乎外也正宜因其憤悱
而啓發之惜無有以聖人之道與之言而徒就其所已行者
纓纒焉宜其不足乎心而求之不置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

見我且直之昔宋人有好玉者得燕石焉以爲玉而寶之華
櫃十重巾十襲周客見而笑之夫好玉則誠好玉矣而未爲
知玉也故不免爲識者所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載在
方冊其所言皆善言也其所行皆善行也天下之善莫能外
之矣舍是而他求焉惑也夫人之所食以生者五穀也今有
厭五穀而不食則必求夫爽口蜚吻之味而食之則不戢其
生者鮮矣故聖人之道五穀也異端之道爽口蜚吻之味也
聖人之道求諸日用之常異端之道必索隱以行怪其勢不
並立也是故欲求道者必先定其所向如將適燕先舉轅而
指北然後訪而取途則無倒行之悔矣故孟子道性善必稱
堯舜恐其不知孰爲善孰爲不善也故以堯舜的之知所在
矣又必有至之之道是故顏淵問克己復禮必請其目如是
而後可以言爲善矣擇之而不得其正爲之而不知其方心
與事相違而德與言不相類冥行而不問學者之失也問焉
而不告聽者之咎也人有所請不知則不必言知則當盡言
之不然則皆聖人之罪人矣予雖不識子宜觀其求之廣而
知其志之篤於是乎盡言之

書紹興府達魯花赤九十子陽德政詩後

會稽方外僧詩若干首美監郡子陽公也至正十四年予自
台之越居城之南陬近寶林教寺寺主者別峰師有文行且

喜接賢士由是得相從以遊其年秋七月用章師又自浙西
來住能仁禪寺二上人皆以文章馳名而其屬寺之主者亦
多能爲詩乃九月過于寶林因語及郡太守子陽公之政交
口贊美至有感泣者上人乃分韻俾爲歌詩以頌公德而屬
予爲敘其意予聞國風雅頌詩之體也而美刺風戒則爲作
詩者之意故怨而爲碩鼠北風思而爲黍苗甘棠美而爲淇
澳緇衣油油然感生于中而形爲言其謗也不可禁其歌也
不待勸故嚶嚶之音生于春而惻惻之音生於秋政之感人
猶氣之感物也是故先王陳列國之詩以驗風俗察治忽公
卿大夫之耳可噴而匹夫匹婦之口不可杜天下之公論於
是乎在吁可畏哉予以今年春始來越是時浙東六郡皆警
于盜惟越爲無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或有謂予曰
越之從政者鄙又左右皆兇人恐不能和其民萬一變生肘
腋子將安之予方謀適他所忽有言者曰子陽公且來歸公
往在婺女有惠愛孚于民予舊嘗聞之則大喜默爲越人慶
而又自慶其得賢地主以爲依而安處也至于今果諧所願
望得不深可喜耶於是乎序而以其詩附于淇奧緇衣之後
焉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磨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勒蘓先生

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耻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書申屠子迪毀杙木廟曹操像文後

杙木者象收之誰

孟子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以王法誅既死之姦回著之方冊萬世而下昭如日星舉而行之不待教命志於惡者能無懼乎哉曹操挾主以令天下屠戮忠良以及主母卒盜神器有王者作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瀦焉人紀立矣世衰道隱大義不明於人心至有書伐賊之師爲入寇者嗟乎悲夫無乃與春秋之旨戾乎藝陵之祠悖理傷教歷千百年而無人爲之明焉抑其習之久也申屠公斥而出之其可謂深知孔子之用心者矣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楊墨之道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聖賢且痛絕之而况於身親爲之者哉言空言也猶有大功而况於見諸行事之毅然者哉嗚呼後世復有孟子而不曰申屠公聖人之徒吾不信也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可以

知其入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于後世悲夫

說

天說上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爲善者不必福爲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爲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靡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于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爲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滯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以欲也人者也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爲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爲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螻蝻生于人腹而人受其害

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于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爲惡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昆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于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死壽不貳修身以俟惟知者能之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噓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抑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盪摩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稜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

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嗟癘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
蹶披搢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
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
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
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
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
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
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
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
而則不用藥者其方以傳于世也善醫者秘也高文光武
能於醫而未聖故病者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
其醫桓靈以鉤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人
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
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
方與法不泯也有善善者率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上

有夫耕于野震其雷或曰是哉是獲罪于天天戮之矣劉子
曰噫誣哉何蚩蚩之局也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
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

者爲也曰天鑒于民有惡惡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
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爲天下均故
執刑如執權因天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
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戮人罪
吾不知天之言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
而戮之則謂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爲人臣而不忠爲人長
而不慈爲人幼而不孫爲人友而不義爲人妻而不順賊義
而戕仁濫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
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脰膏刮骨檀威作福殘害正直而追
于司寇之誅者不爲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
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
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
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
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爲雷光爲電猶火
之出燄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
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
豈亦仁愛有辜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

一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爲而非氣
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爲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爲也忽而

形倏而聲爲雷爲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爲也氣形而無偶焉形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爲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以其形惡能取罪人而戮之

醫說贈三弟初

或稱醫藥出於上古聖人神農黃帝皆身爲之其果然乎儒者愛之懼世之以是小聖人也孟子稱堯舜愛民而不暇耕夫若后稷實親爲之豈以是爲非聖人之所事哉天下之事

止於耕者其官業之者有其人則死生之憂不在耕之天下焉者此孟子之意也天地闢而人生蠢蠢焉聖人出而後異物於是垂衣裳造書契作爲舟車網罟弧矢杵臼之器其不可誣也凡可以前民用者聖人無不爲之而况於醫乎陰陽於毫毛決死生於分寸其用心之難又豈直舟車網罟弧矢杵臼而已哉吾固有以知其作於神農黃帝無疑也聖人之道包天地括萬物一體而毫分焉莫非坦也故天之大地也分而爲日月爲星爲雲爲雨爲雪爲霜爲露莫非天也而後各示其形焉地之廣也結而爲山融而爲川生而爲草爲木爲石爲玉爲金銀銅鐵爲五穀莫非地

也而後各形其形焉故見其形而不知其出之原非知道者
也。是故知醫之不足以及盡聖而不知其爲聖之事非知聖者
也。今有酌海于盃曰海也人皆知其不可也而謂之非海出
也可乎。天下之術多矣惟醫以救死扶生爲功效故志之
者可以遠矣不忍人之心而於道爲有益至于節嗜欲調陰
陽時寒暑去邪養正流通血脉其爲道也引而伸之治天下
不能外茲遠而不泥其斯而已矣紹興馬復初以醫藥從左
丞相理帖木爾公招輯海寇其爲人也粹而溫其於術也精
以造其劑之所投無宿疾也予甚敬之懼其日用而不知也
作醫說以贈之

師子圖說

視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爲
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
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爲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
獸則不爲獸所食鮮矣哉

茶窩說并序

茶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
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爲文而恒弗得暇
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因戲作茶窩
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子眉公謂東門子賈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藝既壤
塋爲溝倚城爲墉藩以枳林緯以藥場是蓋比如束鍼鍊
若撰鎗蛇蝎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爲之穴隙也何不墾
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爲之池
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爲乎築陋室於其中墜
瓦上以爲壁茨以腐茅噴蝎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殿
爲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
號命徒左踰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
之勝索爲蓬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穰橙鄧橘李
梨菓鬱秦杏棗柿桃杏襖琬容琰質椅桐栝柏堅續有瑟

椒菓檉吐芳穉木瓜而杼請與葛芴叢蔓轉轉彼擊此
而武庸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條可蜂
以密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
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墻下栽桑
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
胥子嗤子曷不憐東門子賈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
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
於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
五畝爲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饑也抑將以
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

懸吾釜而俟爨也抑且為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曠吾肱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幾哉可也夫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玩也者疏也食梁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梁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於溪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犉二鋸其菜蕪芟去與葳拔其芟杜阜翳籜而地之穿井於其四隅建栝擇焉漑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竒灌漑攸宜三耘或耔疎稠比稀慈穉舉肥根莖實蕘各隨其時羅之離其檻之菲菲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憚如也

東門子入其門則盎然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賤御諸門犁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已乎東門子賤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廬而為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賤曰公能悉識吾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漠乎二無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也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一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韭以為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筭多故植之以蒜

三筭也。行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蔓。豐則彊矣。故植之以薑。彊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荼。荼毒罹於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痛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微。微。肝瘍也。肝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萋。萋者僕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者得其養而後蘓。故植之以蘓。蘓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禮生焉。故植之以芷。芷

以行。濟故植之以荷。荷之遠自卑。民為也。故植之以松。松者高也。高極必崩。故植之以芎藭。芎藭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奉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以言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善哉。夫吾廬窩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菜窩。願公為吾誌之。犁眉一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問答語

賣者言

既有賣者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輝然玉質而金色置
於市賈十倍人爭鬻之子質得其一部之如有烟撲口鼻視
其中則乾若敗絮子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邊
一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爲欺也賣
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
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爲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
吾子未之思也夫佩虎符坐車比者泯泯乎干城之具也
果能授孫吳之略耶戴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
果能建伊臯之業耶咨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
不知法散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叩觀其坐高堂騎
高車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
宗吾相不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
獨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相以諷耶

然通子對

然通子之爲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若將終身者察其私非賴是
以生蓋愚者也人有問之曰夫嵩岱之木不朽心而液節者
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蹶膝者固將駕瑤
車之重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坦施施神氣盈

且奇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纖芥之善畢舉寸尺

一 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翥高雲傳
二 老蟠溪起垂釣之民藏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
三 雲接武龍夔施澤於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顧守
四 山澤沒商何爲賴肩汗體跋履崖谷銛觚單刺鑽
五 豈觸虎動貽荼毒清冷之川大魚不處鱮鱖瑣瑣
六 唯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啓歌鐘聒天先生之
七 無烟銀鞍駿馬照映狐貉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懷
八 長蕪沒於丘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
九 子巢居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茗之上漱石底之流
十 之纖鱗葍維不能加也

逝汜濫乎江湖之間飽魚蝦而飫稻粱洋洋焉不知其所歸
虞人罔而撤其毛羽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
貴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鷓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攀
緣之能故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剡蒿以射犀札植菰蔣
於千仞之崖而與其實也且今之遇於世者何如耶附勢趨
權病於深谷之賴肩憂讒畏譴過於蛇虺之螫毒學古入官
試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祿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於寒
饑若夫高屋大廈百鬼所闕妖服賈禍先哲時鑒是豈野人
之所願欲哉采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日高而起日入
而臥目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瑩心舉

芳蘭以爲藉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者吾庸多矣吾又何所求哉問者退而言於予予惟其言近乎道故志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人謂之漁樵子云

答鄭子享問齒

卑闕之歲招搖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予速酒登肴踐豆揚卮載爵載囀齟齬轉較有聲砉然上通崑崙天旋霧濛倏爍晝昏顛倒室廬衆賓愕眙惜不知其由有神羅吞踟跳而前曰予神也實司子牙今予之居泐矣龜兆拆矣予無所宅矣吁予厄矣子且何以處我予未及應而鄭子代予爲文浩浩湯湯噴雲披風予憊弗能答也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而謂之

曰子爲神乎含靈有牙將子是司子擇予居予弗子辭相彼牧夫牛羊是守虎狼搏噬伊誰之咎大木將顛本必先撥寤而築之庶其不斃子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俾我瘖鍵腐樞推闢何爲乎子名爲神而不保乃宅以亢乃身弗攘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云子去矣子之醜莫大矣夜分就寢老羅左執鞭右引鞶索縛一小鬼其狀螟螟蝟蝟赤首虺身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螻蛄者也實蝕子牙請戮之以釋我尤於是斧鑕旣陳且訊以言曰來女螻蛄人齒女居弗齒曷依齒固女活齒潰女絕曷其弗察列鼎之家熊蟠豹貓梅酢姜辛青蚨味醎桂蠹冰蛆密啣蜂蜚滲液腥涎蒼橘黃橙木瓜

作酸鑽堅磷剛砭剝女膚知女所在挑女剔女鈎女摘女蜀
椒鶴蝨浸漬攻刺索女于室糜潰女質拔其枵殼投之瓦礫
植以駝骨女悔曷及今我之牙疏芳漱清吐辭蘭馨乾肺弗
噬腊肉弗嘗白鹽赤米齏汁泔淡含咀天和康女以居女實
予依予不女虞胡弗臧乃心以作悖淫用礪柝女家以離予
之輔車今當艾爾元殘爾軀剝殄滅爾種爾罪有餘螻蛄聞
言蒲服頓伏脰首觸地仰而噓天啞喞而言曰微生罔知寄
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絕于居停主人主人戮我
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死且不朽先生獨不聞
夫穆天子乎天子驟赤騮之馴服翠黃之乘造父爲御西游
瑤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靡娛娛窮年歲而忘歸天下睢睢如
鳥失棲造父太諫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
子天子始寤疾馳而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于鶴倉氏
之庭矣是謂僨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爲忠不知者以爲
不恭由今觀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
物遷志與景赴日復日暮復暮泯泯然與草梗同腐而不知
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爲冥靈螻蛄吟秋以爲神龜外疆中
乾奄爲枯槁而猶不覺爲我聞孔子大聖四十不惑聲律身
度永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心知言養氣垂名至今今夫
先生之心憤憤恇恇飄若浮烟言交于前躁吉罔甄氣憑于

中蓬勃燦天激物動懷以滑而魂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
寸無聞君子耻之先生閉門而坐册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
千言而不章于人口畱之身後以覆醬甌徒何爲乎玄華銜
容藻襮以夸丹元冥逆偷以爲安羅公知之而不辰告微生
獨不能忍且恚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錮堅確牢不可發乃鑽
乃齧塌圻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耶且先生之齒三十有
四而未嘗以之嚼大肉截大截芹藻葑菲柔脆美飴之以
舌可使成膏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爲哉吾今遠慕造父近效
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日乾乾乎彌厥
愆乎以踵屬於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乃不蒙賞
而以爲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酌而醮之書其言以自警

愁鬼言

歲次玄枵律中林鍾北山起雲南溟來風土潤溽暑蒸黓黥
而爲虹岑峰先生獨處不憚筋嬾肉緩體倦志頽形神枯瘁
精氣消鑠頽乎岸塌澹爾水泐口不能言心意迷惑敗敗泯
泯若有求而不得龍門子使賈生診之賈生曰異哉乎先生
之疾病也若陽非陽若陰非陰沒沒滄滄倏倏浮忽沉其來無
蹤其去無迹吐之不出下之不泄汗之不液針不能刺艾不
能灼其在丹元之宮爽靈之室乎龍門子怪而伺于其寢是
夕也玄雲往來月色黯黯淒風吹衣陰氣蕭穆颯颯率率恍

若有物入白壁隙閃閃魘魘唏唏娵娵歛歛若滅而沒
如若有形質龍門子使保兒招而問之曰女何祥也吳蒼賦形
至靈維人游魂爲變歸鬼伸伸女其神耶將德是憑廟貌血
食福善禍滌正直聰明享于克誠胡不召而日至蹈穢褻而
爽德馨其鬼也耶形氣殊途幽顯異致女身安屬女神曷寄
冥乎漠乎非我族類胡爲來哉吁可畏乎憎於人也於是其
物蜿蜿而前踉踉而卻睢盱舔舐載蹇躑啣嚙嗜嗜而致
詞曰我愁鬼也生於昧曠之野而長于鬱厄之鄉其出無朋
其動無常其去無方饑無以爲食渴無以爲漿風雨颯灑無
以爲居廬霜雪凌冽無以爲衣裳昏眩眩以儼儼怵怵惜其
如傷或乃噫氣成賊噓變爲陣當之者蒙蒙中之者輩輩土
陽見而哀之爲我請于上帝上帝惻然乃詔咎繇審厥愆申
命巫陽賜我六窮之符使游人間帝命若曰惟鬼無依將人
是依王公大人積德爲基運亨福宏女不可窺猗頓陶朱大
屋高垣徐儀守門女不可干達人大觀知命不憂與女異志
女不可投赳赳武夫無所畏懼大膽如瓜見女必怒癩癩疔
疔載柔載纖旖旎沾黏則不女嫌低首下氣如膏如風暗鳴
涕泗則不女忌女往自擇無有差迕旣得女所順與之處我
乃再拜稽首受命以還聿求同志以爲依歸久矣未能得也
聞嘗乘子之虛入子之廬歷相群公下逮僕夫莫不笑語嬉

嬉步履舒舒喜色著於眉宇精神滿於身軀諦所向之鑿柄
知不可以與俱於是逡巡卻立曳足欲逝微風入耳忽聞磬
款委霍叩哕歎緩憊帶迫而視之得一人焉華髮半禿發言
遲滯舉趾局促頽乎若將覆之墻真乎若不食之鶴面燧薰
瓠膚凋槁木憂容不霽瘴氣可掬伺而知其岑峰先生也於
是因彭矯以見先生于宵寐先生果憐而收我舍我於靈府
之中食我以丹川之瓊糜飲我以華池之芳泉方期與我出
處以終其天年龍門子大驚亟呼左右挺劍擊之其鬼黝然
而消乃命賈生發囊傾瓢作大劑以投之岑峰先生汗然汗
出矍然而知詰旦魂返魄定歸神聚氣筋骨植立不知沉疴
之去體也

解

拙逸解

建業冷繼先以拙逸自名徵予言作拙逸解以遺之其詞
曰

濩洛先生蓬廬篳門徑不通人庭不容車與人言如不能發
口食已則臥衣敝而不能補帶結而不能解人皆笑之以爲
拙莫之與往來耀華公子過而問焉朱輪五十乘驪駟騏駼
困于枳枸之根登丘而呼先生方熟寐矍然而起無能取于
其涂窺墜墻而見客公子曰噫悲哉拙乎夫人之生參天與

地抱智含仁挺爲物先出類超群厥維上聖飛龍九五爲民
立命大賢以下德各有倫乃棊乃翼以臣以隣公侯伯子岳
牧師長下逮百工農商藝術巫師馬醫莫不有能以用于時
吁嗟先生獨何爲乎齒髮其生而土石其歸乎先生不答公
子趨翼而前揖而言曰楚國有鳥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
不鳴鳴則驚人僕聞大巧若拙今夫先生無乃是耶僕也不
才五歲誦詩七歲誦書十貫三墳下通百家農典習禮宵坐
肄樂射御星曆隸首所作方程勾股卜筮農圃孫吳申韓扁
鵠俞跗九流六藝靡不究極總角而成弱冠而升爲公爲卿
躋于王庭是故出則駟馬高車前後塞途入則大屋華堂陳
鼎擊鍾銀鞍金絡執鞭以候僕者數百騎通門列肆待僕而
食者數百家政令非僕不行法度非僕不立禮樂非僕不作
訟獄非僕不決軍旅非僕不治庶民非僕不親賓客非僕不
悅賢不肖非僕不能進退君王之心非僕不能一日安於巖
廊之上吾願與先生言之先生俯而哈仰而嘆睢盱卻立而
謝容曰公子過矣吾聞鉛刀不可以割羊朽籜不可以樹墻
王良不彊騫駘以驟服而匠石不責樸楸以棟梁公子過矣
萬物並育巧拙參焉巧者爲之拙者隨之天之道也故諺有
之巧者拙之奴也是故乾鵠拮据鴝鳩養雛蒼鷹搏鹿螻蝻
食血由此言之豈不信哉是故仲尼多能坐不煖席墨卻雲

梯走不黔突豈有他哉巧害之也是故神龜焦于先知渾沌
死于鑿窟原伯魯不獲承祀而沈寗產龍之難亦不與焉巧
之與拙何得而何失哉故大禹治水手胼足胝而虞甸之氓
皞皞熙熙文王卽功日不暇食而周野之蒙不知帝力亦獨
何哉巧與拙也今予無所知也而天下之慮無役于予心無
所能也而天下之務無加于予身起而食偃而臥順天之生
而無所矯揉焉予之逸也予之拙也予又何所求哉已矣公
子君子巧之小人拙之君子勞之小人逸之彼巧而勞此拙
而逸再拜謝客塞門不出

雜解

言之中於人也慘於兵故其爲身害也甚於殺人夫言之傷
人未至於殺也而志在是焉則人之防之烏得而不嚴書曰
惟口出好興戎君子之所以慎其言也畏其興戎也

非所馮而馮焉昧也非所篤而篤焉悔也昧而悔禍其至矣
雖憂何及哉詩曰肅肅鴛翼集于苞棘傷之而已矣

君子之所以守其身者禮與樂也禮不及則失其威其敵也
侮樂不及則失其惠其敵也殘侮則人陵之殘則人疾之詩
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德也

人各有所能也物各有所庸也非所任而任之事必蹶非所
施而施之功必圯是故有天下未嘗無人也有人未嘗無用

言志集
也。用得其當，謂之得人；用失其當，謂之失人。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古之人所以立而不頓者，不失人而已矣。禁民之爲不善，善也；非善之善者也。化不善使之爲善，善也；善之善者也。非人之所及也。天下無不可化之民也。政不至於化，不可謂之善也。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也者，果蠃是也。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喻民之無不可化也。

人有不交而求者，必其有所謀也；有不約而至者，必其有所爲也。故惟禮可以沮暴，惟誠可以破詐。易曰：「有不速之客，主人來敬之。」終言君子之所以不自失者，豫定而不躁也。

人之爲觀美者，將奚事乎哉？型士以爲器，而髹之，知不可以利吾用及其敗也，祇足以委吾盛而猶有樂爲之者，何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鄙之也。

虎之在山也，隱隱然微振其頰，領人與獸莫不駭也。繫而檻之，雖咆莫之畏矣。易曰：「困亨有言不信，夫旣困矣，雖默猶恐其及也，而有言焉，人誰聽之，祇重其疑而已矣。」

衛公子壽

予讀春秋傳，衛公子壽與其兄爭死之事，及詩載馳河廣之篇，而深有感焉。夫以衛宣公與姜氏之行而生壽，及宋桓許穆夫人豈習其家法，然哉而制行過人，如是民之秉彜不可

謂意何文集
泯也抑又何多耶以文王太姒之聖而有管蔡霍叔昔人之
所謂胎教者非矣宋有雀生鵠殷杞以亡物生非其類人以
爲妖也人之生不以類若是者其又何耶

夏后氏之郊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
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
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
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
公也禹既受舜禘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
鯀之殛獲罪于天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天討也而以鯀
配天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天
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
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

君子非有恭敬則不齊

祭統曰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是非所以語
君子也夫君子之所以爲德者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故孔子之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大雅之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乎齊齊所以篤其恭敬猶恐
其有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故不

謝意伯文集
齊猶可也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齊大不可也信斯言也是不齊之時不恭敬矣豈所以語君子哉其悖也甚矣或曰然則所謂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如之何曰其疵同也大抵漢儒記禮之言多駁往往流于文而失于理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

文

送窮文

余夢有物兮龍首人身蓬頭鼠目兮其音若呻跳踉蹌冶兮若遠而親歛往若來兮忽笑以擗覺而異之乃具糗芳潔豆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衰然啓櫝拂著密沕而筮之遇困之兌其繇曰困于埳宄中有狐舉趾躡胡毀踵及顛其泣嬰如恣睢靡朕孔隙以窺如垢如脂予子追隨求速得遲郭子釋策而笑曰是窮鬼也其爲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人而遭之窮不可當載旼載旼遣之他方可以無殃余曰苟然矣遣之何居郭子曰子第爲之所我請爲子逐之余曰唯唯乃致詞曰嗟爾窮鬼兮無處我廬八牕洞朗廓以虛陟釐兔穎有圖書蠶菹糲食菽與蔬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畱阻步趨左有鬱壘右有荼葦索縛汝飼老烏嗟爾窮鬼兮無泊我市九衢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鬱雲起冠裳濟濟集俊士謀謨折衝格選邇汝不可往耗儲侍山川靈神歆穆

祀孟涂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兮無依我城垣墉睥睨高不
可陵溝洫深浚柙以荆重門擊柝鍾鼓訇斥堠謹肅列旗旌
汝不可往搆妖獰健兒披甲眼若星長戈勁箭穿爾形嗟爾
窮鬼兮無適我野田疇井井治而不苴禾麻豆麥楛梓檀奉
奉蔚蒨被篋馱歲時禋祀達方社汝不可往原隰赭朱衣赤
郭騎駮馬執汝鬻肉燔其髀嗟爾窮鬼兮無上天高明行健
履八埏轉旋日月照幽玄溫涼噓吹寒暑煎陶冶萬物成歲
年汝不可往亂星躔黔羸憑怒施椎鞭破骸碎骨喪爾元嗟
爾窮鬼兮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順流山岳峙融
結蓄洩百寶出洪纖蠢頑各奠位汝不可往坤軸斃黃示上
伯咸震恚艾殄爾種灰厥訛嗟爾窮鬼兮無潛于山巖磬石
核立鍵關丘林陵麓產柏蕃闕隔風氣限夷蠻頷雲腹雨濡
旱乾汝不可往鼓神姦涉蠱泰逢毛虎斑噬膚嚼肉流血殷
嗟爾窮鬼兮無入于水大瀛包納川瀆委疏頰洩穢通脉理
魚鹽蟹鰕奏鮮旨蛟鼉龜鼉藏譎汝不可往陵谷圯天吳
九頭插九尾磨牙吮血糜爛爾已大泊蕩蕩無涯垠青冥杳
茫不見人曹曹漠漠泥昏晨瀉之虛壅之不堙不甘不苦
淡以淳汝往居之寂無隣乘騎光景入細縕保全爾軀絕詭
真汝不寤兮滅爲塵急急如律令

論甌恬父老文

告甌括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丸有服而不殺爨休滋潤罔有
荼毒至今八十餘年矣父老日不覩旌旗耳不聆鉦鼓茹蔬
飯稻哺孫育子早臥晏眠優優坦坦通無販有蹈山涉水不
覩不類誰之賜歟帝德寬大務在休息與百姓安樂太平
禁網漏而弗修官缺其人偷惰潛生以不能宣德化達壅滯
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今父老子弟不察其故懣暑嗟寒徒
怨于天乘間造孽竊弄戈兵睚眦跳跟曼及草木禽獸率遇
厥生所過所止山爨土亦甚亡謂也百姓無辜顛號于天驚
動天心天子乃授鉞左丞相曰其從便宜死之生之無倚無
頗丞相矜念小民謂不教而誅有辜帝仁詢于庶言知使者
父老鄉里姻戚與父老故無惡爲能奉揚朝廷仁恩以啓迪
父老心不逃傷是用發傳俾使者來諭父老與父老各體上
意約束其子弟變極作福以活乃胤屬俾引勿割惠至渥也
今使者至郡且彌月矣布告已至而父老子弟猶豫未決使
者實愚朴不能測人意而嘗聞大君子之教曰惠迪從逆吉
凶猶影響火生于水厥惟自灼匹夫不可讐况敢觸天子丞
相怒乎大命不僭大恩不再怨可釋不可結亂可已不可長
冥行弗返厥途乃窮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又曰迷復凶
父老念哉語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使耆雖微丞相命也
惟父老審圖之無自失厥時以貽悔莫及

文獻通考卷之六終

